

公证人

郝拴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3516-7



9 787020 035168 >

ISBN 7-02-003516-7/I · 2673

定价：20.00元

公证人

郝拴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职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证人/郝拴记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0
ISBN 7-02-003516-7

I. 公… II. 郝…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92 号

责任编辑:刘会军
装帧设计:李吉庆
责任印制:王景林

公 证 人
Gong Zheng Ren
郝拴记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02-003516-7/I·2673

定价 20.00 元

作者简介

郝拴记，男，1962年出生，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从事教学和公证管理工作，现就职于某机关。曾在《长城》、《佛山文艺》等刊物发表小说《驴的喜剧》、《你以为你是谁》及散文、随笔、理论文章多篇。

序

一 合

我的同事王伯文请我吃饭。他是办案专家，会讲故事。可这次没有讲，向我推荐了郝拴记，说此人更厉害。我大喜，满载而归。

是一塑料袋打印好的书稿，叫《公证人》，共十五个故事。读罢，感想如下：

新鲜。写的是公证人员给人做公证的事。电视上的大奖赛最后往往会出现一男一女两个公证人，宣布这项赛事已经做过法律公证，是有效的。很程式化，没什么意思。郝拴记让这一男一女活起来了。他们在做公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一个稀奇的故事。一个钢琴家的手指头值多少钱，要到公证处公证。非法收入不敢去公证。通过公证居然生了一个外国孩子。通过公证一个叫化子成了百万富翁。公证还能为爱作证。公证使“豆腐渣工程”露馅儿。有意思，很新鲜。有许多反腐败文学作品，但从公证人切入

的，确属罕见。在公证问题上的腐败很特别，大小人物都可能沾上，并非官员专利。人人都可能遇到公证上的问题，知道点常识也是好的。

故事编得不错。情节曲折，峰回路转，且很有画面感。虽是十五个各自独立的故事，但读了一个还想读下一个，因为一男一女两个主角很可爱，好像他们是专门会遇到，甚至是专门制造传奇故事的，身上沾着仙气，我们很愿意跟随他们进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故事情景中。

思想内涵较深，感情把握有分寸。最怕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没有。他讲出点哲理来了，讲出点意味来了。这很不容易。最怕无度的感情发泄，矫情，腻歪人。他又没有，没有让好人好到无边，坏人坏到透顶。这才是人。要把握好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度，不能忽左忽右。他做到了。

语言干净利落。

在这几个方面，能让读者看得过眼去，就应该说不是一件次品了，但是否就是优质产品，我也不敢说。由读者评判吧！

不足总是要说一点的。文学的叙述语境还不浓，味道差些。有的故事，太强调了技术性和知识性，好像是用故事在演绎公证学。

2001年6月29日

目 次

序.....	一合 1
引子	1
一 金手指	5
二 铁证如山	35
三 一个留守妇人的悲喜剧	74
四 十个太阳	119
五 根福之逃	164
六 从小叫化子到百万富翁	194
七 外商之死	235
八 出险	263
九 生一个外国孩	298
十 情与网	316
十一 为爱作证	341
十二 真假遗嘱	357
十三 担保责任	377
十四 不可抗力	396
十五 假如明天不再来临	413
后 记	438

职业就是命运。叶永彬实在记不起这是哪位伟人的至理名言了，于是想，这也许就是自己的高论。他觉得这句话要比“性格就是命运”深刻得多。人的性格虽然千差万别，但最后决定人命运的实际上很少，而非常现实地左右着人命运的只有职业。职业的强大塑造力量，往往决定着—批人的命运。一种职业就是一种命运，人选择了哪种职业就选择了哪种命运。叶永彬到现在已经当了八年公证员，对公证的最大感受就是：责任重大！人们对公证的期望值很大，你是干公证的，你能不“公正”吗？渴望公平，追求公正，是一种社会信念和道德理想，公证员在大奖赛现场一站，人们就觉得放心，像吃了定心丸。显然，公证员成了“公正”的化身，可是在现今这个“除了妈是真的，其他都有可能是假的”社会，要想证明“真实”、证明“合法”，做到“公正”，该有多难？处

处是雷区，步步是陷阱，假作真时真亦假，所以当公证员就得小心。叶永彬不只一次地梦见自己双手托着天平，脖子上却拴着一根根绳子，不知什么时候哪一根绳子就勒紧了……

潮新市公证处第一公证室共四个人，主任是吴水清，五十来岁，在公证处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是处内惟一的主办公证员，也就是说，他办的公证是免批的，可以直接出证。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公证处的业务权威，其地位决不在公证处主任之下。

这天刚上班，吴水清双手托着为新来的女大学生冷杉定做的公证制服进来，一眼看见叶永彬西装革履地坐在办公桌前，不由地又瞪起了眼睛：“叶永彬，你怎么又没有穿制服？”

叶永彬心里直叫苦。今天早晨，他犹豫了半天，没有穿那身蓝制服，没想到一上班就被主任盯上了。他苦苦脸，说：“我对象花一千多块钱给我买了这身衣服，都放了快一个月了，我再不穿，她非给我吹了不可！”

“你少给我狡辩，上班时间，一律穿制服！”吴水清的口气不留余地。显然，叶永彬这句话没有懵住吴水清，但却把另一个工作间的杨倩吓了一跳。第一公证室是一个两间敞开的大房间，为了工作方便，用半人高的碎花三合板分隔成了四个工作间。杨倩透过工作间门口，紧张地朝对面工作间中的叶永彬偷看了一眼。没想到叶永彬看见她“偷”看他了，还冲她作了一个鬼脸。她的脸却莫名其妙地红了。

“谁家的姑娘那么傻呀？会给你买这么贵的衣服！”杨倩的话里似乎有点酸。

“丈母娘家的闺女呗！”叶永彬一本正经地说。

杨倩不吭声了。她今年三十来岁，是那种长得端庄平和又大方、魅力十足却内敛的女人。一年前，与在国外读书的丈夫

离婚后，追她的人立刻排起了长队，不过，到现在还没见她对谁“放电”，只是对叶永彬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也仅是“意思”而已。如今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和自己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豆豆过着天下太平的日子。

吴水清走到冷杉的工作间门口，看了看冷杉花枝招展的样子，很不舒服：“你也一样，今后上班时间，一律不准穿便服。”

冷杉是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按流行的说法，长得很“酷”，差一点归到“新人类”里面去。吴水清把公证服递给冷杉。冷杉倒是高高兴兴，连忙站起来，接了过去。她兴奋地看了看那身藏青色的公证制服，又偷眼观察了一下杨倩穿制服的效果，觉得挺好，特别是金光闪闪的肩章和领花，给杨倩平添了一种英武之气，感到很帅：“我现在就穿！”

“那更好。”吴水清转而说，“去会议室换吧，会议室没人。”冷杉拿起制服一蹦一跳地走了出去。吴水清望着她的背影，看到了她的不稳重，不由皱起了眉头。叶永彬不以为然地说：“吴主任，如果是出现场，你不用说，我肯定穿制服；平时上班，你也这么要求，是不是……”

“怎么啦？过分？”

“不不不，我倒没什么。我是说像人家冷杉、杨倩，她们女同志都爱美……”

杨倩连忙提出抗议：“哎，说你自己，别扯上我们。”叶永彬摇摇头，说：“吴主任，我是说，处里又没作统一要求，其他公证室都随便穿，咱们又何必呢！”

“处里是处里，其他公证室是其他公证室。你既然是在第一公证室，就得按我的要求去做！”吴水清看看叶永彬：“听清楚了吗？”叶永彬无可奈何：“听清楚了。”

“在这方面，你要向杨倩学习！”

叶永彬急忙看了杨倩一眼。杨倩大窘：“你看我干什么？”吴水清接着说：“不管出不出现场，杨倩都是穿制服。这就是素质，这就是敬业精神！”叶永彬夸张地点点头，想想杨倩每天上班都穿着公证服，一丝不苟的精神真令人叹服！

这时，门口骤然一亮，冷杉进来了。那套藏青色的公证服好像不是穿在她身上，而是“长”在她身上似的，与她的身材、气质亲密无间地融为一体，既增添了许多妩媚，又显得格外英气逼人。叶永彬几乎不敢认她了。不信不行，女人穿制服就是出彩！冷杉十分得意，挺着胸脯，就地转了一圈：“怎么样？”

杨倩带头拍巴掌：“好！唉，年轻真好！”

叶永彬也想夸上两句，终觉不好意思。正犹豫间，第一公证室的门开了……

一金手指

叶永彬腰间的 BP 机不停地呼叫，反复显着一个信息：速到燕华大酒店！他看看墙上的石英钟，已经六点五十了，怪不得高翔着急。他连忙换上便装，出了公证处。

此时正是傍晚时分。叶永彬叫了辆出租车，二十分钟后才到燕华大酒店。他走到一位正在东张西望的男士身后，猛地拍了他一下。男士吓了一跳，刚要发火，见是叶永彬，不由搔了他一拳：“你小子真沉得住气！”

“啥事这么急？不就是吃顿饭嘛！”

“说得倒轻巧，今天可是贵客。”

“什么人？”

“见了面就知道了。”

这位男士正是叶永彬的战友——高翔。高翔中等身材，脸上总是一副老于世故的表

情，他现在是潮新市交通管理局事故科科长，平时架子大着呢，并不耐烦理叶永彬，叶永彬也很少和他联系。不过战友毕竟是战友，交往虽少，交情不淡，说话从不隔山望水，见面依旧重情重义。高翔今天显得格格外热情，拉着叶永彬的手来到二楼一个雅间门口。叶永彬抬头见门楣上写着“洞天”两个字。

高翔轻轻推开门，站在一边让叶永彬先进去。叶永彬犹豫了一下，还是先进去了。“洞天”很大，铺设豪华。两位小姐侍立门侧，恭恭敬敬地说了声“您好”。叶永彬点点头，意外地见对面沙发上坐着一位看上去十分妖媚的女郎。

女郎在他们进去之前好像在沉思，表情冷傲而又矜持。她用食指和中指优雅地夹着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蓝幽幽的烟雾在她面前缭绕如画。她的眼睛被长长的睫毛护着，迷离而又显得深不可测。她见叶永彬他们进来，并没有马上起来，而是先沉了一下，然后粲然一笑，脸上立刻换上一副丰富动人的表情：

“高科长，这位就是叶先生吧？”

高翔连忙说：“对对对，这就是叶永彬，叶先生。”他转向叶永彬，“这位是从台湾来的贵客，宋晶晶，宋小姐。”

宋晶晶伸出纤纤玉手，叶永彬轻轻握了一下。宋晶晶的手滑而凉，叶永彬感觉有点不舒服，但像错觉似地感到宋晶晶好像捏了他一下。他不由看了她一眼，她眼睛含笑，请他入座。他环视四周，见只有他们三个人，有点纳闷，但未表露出来。

宋晶晶举起酒杯：“叶先生，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请！”高翔连忙端起酒杯附和。叶永彬不知今天的酒有什么名堂，连忙捂住了酒杯：“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喝酒。”

“啧！”高翔大为不满，“叶永彬，抖什么架子？你那酒量，我还不知道？喝！”

叶永彬想了想，说：“这样吧，你们有什么事，咱们趁清醒的时候说，别等一会儿酒喝多了，话不好说。”

高翔不以为然：“见外了不是？宋小姐不过是让你办个证。你看你如临大敌的样子！我还把你往火坑里推呀？”

“什么证？”

宋晶晶刚要回答，高翔抢过了话头儿：“她男朋友来大陆旅游，出了车祸，把四个手指头轧断了。我处理的这起事故。听宋小姐说要办这起交通事故公证，我就介绍了你。人家宋小姐盛情请你，你反多心啦！宋小姐，你把材料给他看看。”

叶永彬摇摇头，否认多心，但宋晶晶已从一个皮包内掏出一叠文件，抽出两张纸递了过来。叶永彬道声不好意思，接过来看了看，见一张是交通事故证明，一张是医院诊断证明，均填写无误，红章黑字，有关人员签名俱备，无一丝做假迹象，不禁有点释然：

“这个好办。明天你带着你朋友一块去公证处，如果顺利的话，当天就能出证。”

高翔与宋晶晶对望一眼，眼神有一丝顾虑，但很快消失。宋晶晶举起酒杯：“谢谢，真是感激不尽。来，干杯！”三人一饮而尽。高翔摇摇头，叹口气，对叶永彬说：“说是同在一个市，离得也不远，可咱哥俩也有好长时间不见面了。来吧，见面三杯！”

“整天瞎忙，谁也见不了谁的面。但喝三杯不行。”

“怎么？喝六杯？”

“不，一会儿还要加班，咱们只喝一杯！”

“兄弟们见面，哪能一杯！怎么也得两杯！”

叶永彬拗不过，只好喝了两杯。宋晶晶轻轻拍手，称赞叶永彬豪爽，义气，够朋友，便也要敬他两杯。叶永彬不好拒

绝，又喝了两杯。正所谓牌桌上越赌交情越薄，酒桌上越喝交情越厚。叶永彬酒量不大，几杯酒下肚，微醺起来，身上发热，说话也随意了许多，气氛渐趋活跃。宋晶晶顾盼生情，眼睛一直跟着叶永彬转，高翔古道热肠，说了许多让叶永彬很受用的话。这时，室内音乐渐起，宋晶晶飘然站起，款款地抬起一只手：

“叶先生，请！”

叶永彬不知是惊是喜：“跳舞？不行，我真不会！”

“那有什么会不会的，跟着音乐走就行了。来吧！”

宋晶晶硬拉着叶永彬进了舞池。叶永彬习惯地按着标准姿式去托她的手，宋晶晶的两手却已勾住了叶永彬的脖子，身子紧紧贴着他。叶永彬不由大窘，但一望宋晶晶迷离的双眼，自己不免有些陶醉。于是，乘着醉意，双手慢慢揽住了宋晶晶的细腰。二人随着舒缓的音乐，慢慢晃动着身子。

宋晶晶似不胜酒力，软软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在他耳边轻轻说：“叶先生，这件事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给我办好哟！”叶永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忽然想：此时要是杨倩就好了！宋晶晶见他发愣，嗔怪道：“怎么？很为难吗？”叶永彬忙说：“没关系，你就放心吧。”

一曲舞毕，回到桌边，叶永彬怀里还盈盈的，软软的，温温的，香香的，心潮起伏，仿佛还搂着宋晶晶跳舞。他有点羞怯地看看宋晶晶，正好与她那迷幻的目光相遇。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打了个冷战，刚才云里雾里的感觉一下子不见了。他又想起了杨倩，不过随即又恼自己为什么老想杨倩！杨倩才是真正的“云里雾里”，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看看手表，时间不早了，便起身告辞。

高翔一瞪眼：“天还早呢，着什么急！来，再干一杯！”

叶永彬苦苦脸：“不行，今天晚上还要加班。”

宋晶晶不依：“叶先生，不要走嘛，玩就玩个痛快嘛！”

“明天一早，当事人就来拿公证书，不能耽误。对不起，你们慢用，我先走了。”叶永彬有点脚跟不稳地往外走。宋晶晶在后面喊住他，递给他一个小密码箱：

“一点儿小意思，不成敬意，请叶先生笑纳。”

叶永彬连忙摆手：“不不不，千万别客气！”

高翔拍拍他的肩膀，又捏了他一下，说：“宋小姐是那么点意思，你就别推辞了。”

叶永彬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吧，谢谢了！”

二

叶永彬头晕脑胀，打的回到公证处，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将密码箱扔到办公桌上，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他愣了一会神，想起什么，又拿起密码箱，放在桌子上，打开，不由惊呆了：里面全是钞票！他冷汗直冒，酒醒了一半，人却傻了。他努力回忆着刚才的一切，宋晶晶如影如幻的面孔又出现在面前。他仔细分辨着每一个细节，琢磨着其中的味道，觉得她那殷殷依依的样子，确实像有所企图。难道她要办的这个证有什么问题？叶永彬拿出那两张证明书，看了半天，仍旧看不出任何疑点。那个密码箱像磁铁似的，又一次紧紧吸引住了他的目光。他翻了翻，里面不下十万元人民币！他的心不由狂跳起来，但理智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关键是有多大问题。

正在这时，电话铃骤响，叶永彬吓了一跳。他死盯着电话机，不知是祸还是福？